

禮記纂言

三十二



禮器第二十六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栢古何切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  
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  
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空礙不

禮器卷二十六

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陸氏曰釋回增美質領惡  
而全好也鄭氏曰釋猶去也回邪僻也措置也箭篠也  
端本也竹箭松栢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  
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然孔氏曰  
竹六竹也筠竹外青皮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於有禮  
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如松栢陵寒鬱茂由內  
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外  
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  
怨內外協服物無不悉歸於仁物既懷仁故鬼神亦饗  
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氏曰此因上外內諧和遂云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張子曰本則與天地同道仁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極其文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利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孔氏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顛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獻韭卯夏薦麥魚是也地

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蘖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夏橘寒瓜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鱉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于天故煇蕭以求陽以形魄歸于地故裸鬯以求陰此理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土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罽羅必在鳩化爲鷹之後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

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若韭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丘陵則宜羽墳衍則宜爽所謂地理有宜也蓬藻蒙瓊戚施直罇龍耳瞶司火瞽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為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

制禮也節矣

殺色界切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常差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孰匡猶恐也節一用之有節也孔氏曰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國之大法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為法即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少隨年豐荒也廣狹隨地

而貶豐凶隨時而歛衆之不忍並由君制禮有節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稱尺證切後皆同革紀力切

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

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鬼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禮一也胡氏曰宜合宜稱

各當分澄曰稱如權之稱物使各當其分者智也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叙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明言有稱也

鄭氏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贄孔氏曰此復明上文稱次之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也猶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而與之玉亦謂為瑞也書云輯五瑞又曰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也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邊築閣為基



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文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澄曰上文言時順體宜稱五者既覆解之矣比一小節又再說稱也以足上意益稱之意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言稱宜體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大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翬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翬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翬此以多爲貴

也重直龍切  
翬所甲切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周禮公之豆四十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上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上公七介諸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爲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如茵

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孔氏曰天子德尊廟多爲稱諸侯德薄廟少爲稱士一廟扱下士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禮有正羞庶羞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此上大八下大夫六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正羞也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

其介數得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者扱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則四席也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古者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用淺色緇布爲之每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每縮二橫三爲一重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筭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拉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以抗載

於上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朝音潮食音嗣繁步干切琥音虎璜音黃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二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

禮記卷之二十一

九

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孔氏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旣不爲賓客故無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狩過諸侯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無鬱鬯諸侯自相朝朝饗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饋賓上於下曰禮敵者曰饋案大行人云上公王禮毋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鬱鬯此

特云諸侯相朝者扱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而無散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殮也尊者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殮輒告飽待勸之乃更殮諸侯再殮而告飽勸乃又食士告轉䟽故少牢特牢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力作以得食故云食力以飽為度不須告勸故殮無數也大路繁纓一就者殷猶質以木為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則一成車既樸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也共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七就故注以此七就為誤圭璋特者謂不用他物媿之也聘禮行饗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持升堂亦此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案聘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

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諸侯自相酬也鬼神單席者神道異人假多重故單席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大夫則君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犛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無數也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祔之數而天神之祭則藁秸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二揖方氏曰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帀蓋色至於五而後備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與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爲貴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

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二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爲大此則木路爲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爲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爲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

神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祭單席陸氏曰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冕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如鞞帶之鞞非是又新說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歸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曰凡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

經特牲益言饗牛而已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量音亮

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于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正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解支鼓切甒音武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正

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贰用正孔氏曰案郊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匕畧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匕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以小爲貴也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爲貴也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耳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爲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形容以算法推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泔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矣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矣



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  
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  
宴尸天子舉筓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與若特  
牲饋食酌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經不同者蓋卑者  
以大爲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  
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  
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  
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大在尊南  
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邪士旅食于門而兩園壺豈  
所謂門外缶者邪園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二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  
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周  
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几爲節則  
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  
五諸侯以三乃其別也

百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

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爲貴也

於於切

鄭氏曰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

大人用斯禁士用桮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孔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廢禁者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乘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豆是無禁也桮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桮是舉名如今大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桮少牢司宮尊兩無于房戶之間同桮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桮也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桮則斯禁也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犧牲亦是士禮而云桮禁在東序者尚厭飲故得與大夫同也陳氏曰桮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壘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彝酒之過方氏曰桮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桮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合而言之桮

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撻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廢禁則又下矣陸氏曰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豐似且而卑非有足者也故豐亦或謂之廢禁謂之廢固亦以去為義廢敦言喪無所事敦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

一此以文為貴也

卷與衮同黼音甫  
黻音弗纁惠云切

鄭氏曰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

藻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又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衮象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禮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十但爵弁無旒也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

采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  
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天子不言人裘曰龍裘士以  
文爲貴諸侯之服雖自衮冕而下然其德貴乎能斷故  
言黼亦舉其下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其章有  
黻故曰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天子之冕朱綵藻十有  
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則制與弁師不  
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瀾  
下旗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纁以絲爲之或作  
璪以玉貫之也纁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大  
子纁旒前長後短諸臣纁旒有前無後非古也方氏曰

藻必五采特曰朱綵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  
君朱綵同義陸氏曰天子舉龍裘其次舉黼又其次舉  
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蓋言之法如以辭而已矣是諸  
采無藻火大夫無黼士無黻也若天子上士服玄冕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霏揮杓此以素爲貴也

角切大羹音泰和糊臥切越音活犧音莎  
又如字霏莫歷切禪章善切杓市約切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  
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霏或作幕揮木白理也孔氏曰  
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

之族黨以質素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  
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  
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  
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城席蒲  
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祭天用陶匏蓋以瓦為  
尊畫犧羽於上或用犧形為尊是夏殷禮也疏麤也冢  
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中以覆尊也貴素故用白理  
木為杓陳氏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  
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冢唯尊而已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

稱也殺所戒切

鄭氏曰省察也不同意異也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  
諸事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為貴而至於禮以素為貴皆  
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  
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為有餘殺  
之而不以為不足唯其稱而已此為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一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訃萬物大理物  
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  
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

獨也

訓况矩切樂五季切又音洛下同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訓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致密也物無可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孔氏曰外心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德音普徧萬物樂得其禮發見於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方氏曰大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物皆德之於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周氏曰外用其心者出

而應物者也內用其心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馬氏曰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徧萬物之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脩誠以事之而已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

中矣樂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爲尊外心接物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方氏曰內外以心

言多少以物言稱其內心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  
外心則以多為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攘如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孔氏曰禮既須稱中則得禮

僭則盜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匹士

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及卒哭祔加一等少牢方氏曰

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士以

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

凡以稱己之有無而後可為故以是言之馬氏曰攘者

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鏤力豆切簋音軌紘音宏梲章

切悅

方氏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鄭氏曰濫亦盜竊也鏤

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

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

纁邊梲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

達棊諸侯斲而斲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氏曰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鏤簋朱紘天子之飾

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廟飾此管仲僭為之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

隘矣滌戶管切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滌衣濯冠儉不務新孔氏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十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捨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克勝也孔氏曰

戰勝祭受福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張子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衄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尊主庇民皆無名也若止謂仗義者爲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莫有不義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唯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於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末各利成利之爲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爲養養乃其間一事耳澄曰自禮有以多爲貴者至此凡十五小節皆言稱之事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麾毀皮切蚤音早葆音保又保毛切

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所稱同義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祭祀不為求福也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葆之言褒也葆大謂器幣也孔氏曰凡祭祀本為感踐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為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福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為快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貧高大為之也嘉事冠

昏也人生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綦音忌奧音嬰下同夫音扶盛音成

瓶步切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臧文之閒為

大六文二年八月丁卯大祀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  
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  
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饗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  
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  
似失之孔氏曰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閔小僖大閔  
為君時僖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其子文公立  
弗綦為宗伯典禮倭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  
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  
不知禮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  
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  
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  
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注謂奧當為爨也祝融并奧  
及爨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  
言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  
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  
神在於爨竈三者所以不同也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  
牧之有先牧而畜之有先畜也澄曰自君子曰祭祀不  
祈至此二小節言宜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當丁浪切

體謂身之百體成謂完全人身之百體皆備乃爲完全之人若缺其一體則非全人矣設謂所置之処言耳目鼻口手足各在其処也設之不當謂若眉在眼下口在鼻上或手之指短足之指長之類皆爲不當不當則雖備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上旣以體喻禮此遂言禮之三百三千皆不可缺如人之百體也凡禮大小顯微之俱有者猶人身百體之俱備也損之益之損之大之則俱不可者猶人百體之設

各有定處不可易置也損謂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揜謂益藏其顯而使之微大謂充廓其微而使之顯也致謂至極或大或小或顯或微其條共有二千三百之多其爲禮之至極則一爾不可有所去取亦如人之百體一一皆當愛養也孔氏曰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爲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爲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爲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爲貴也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爲美故大者不可損以爲小以少之爲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爲大以外

之爲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爲微以內之爲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爲顯也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小精麤備然後足以爲禮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至於三百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又以戶喻禮行道者必由乎禮如入室者必由乎戶此禮之爲體所以有一之不可或缺而或不當者也自禮也者猶體也至此三小節言體之事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孔氏曰求竭已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外也澄曰若者句末之助辭猶易之出涕沱若戚嗟若若字雖不訓順然或內或外各以其誠其於人道之倫爲順也沈氏曰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爲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爲僞矣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爲質文加損

君子之於禮也有經而等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順而討也有順而撫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

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殺所成切撫之石切  
擻所監切放方姓切

鄭氏曰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討猶去也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擻而播謂芟殺有所與也擻之言芟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虐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白山龍以下孔氏曰經常也直謂任已而行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撫猶拾取也君沐

梁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為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方氏曰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直而行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為母期鄉燕不以鄉為賓長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閨門是矣順而撫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眾拜下以從

禮是矣漸而播者謂漸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餒  
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已子是矣放而文  
謂觀象放法以致其節若天子之服龍衮冕其旗大常  
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  
下是矣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  
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  
於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  
而等無反對者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  
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爲  
對脫簡誤在末耳討去也撫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  
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  
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取猶君取  
一臣取二之取澄曰凡此九條皆順其自然之倫九條  
之次今依項說更定自君子之於禮也至此二小節言  
順之事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鄭氏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由用也澄曰共由猶云通行言夏殷  
周二代之特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爲禮者  
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

禮之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黑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澄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方氏曰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文言青則知素之爲質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音無

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食飲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在宗廟之中禮上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按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得爲之不常用一祝也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就此

衆祝之中皆得相侑尸也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也澄曰言尸之或立或坐殷異於夏詔侑或有方或無方周異於殷曰亦然者言亦如上文或素或青之不同也繼之曰其道一也言坐立及有方無方雖不同而其敬祭之道則一也道即禮也此句與上文三代之禮一也一句相始終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醑與

醑其庶切又其約切與音餘

鄭氏曰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爲醑旅酬相酌似之孔氏曰六尸謂禘祭時聚羣

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爲發爵之主不與子孫酬酢餘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禘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但有主無尸也凡歛錢飲酒必合均遍與旅酬相似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陸氏曰按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世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澄曰此承上文之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周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四小節言時之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孰爛似廉切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禘祭  
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爛沈肉於  
湯也血腥爛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  
小祀孰而已孔氏曰血爲遠腥次之爛稍近孰最近遠  
者古近者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按宗伯祭廟以裸鬯  
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  
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  
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蒸是  
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裸享  
先王是大饗有生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爛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皇氏曰  
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孰今此扱設之先後郊  
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爛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  
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  
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  
血腥與爛一時同薦凡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  
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

薦爛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沈氏曰祭禮有腥燂孰三獻舊說謂腥爛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爲無知則不仁以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爛所以爲智又一說謂腥爛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爛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

步溫之至也

蹙子六切又音促類與泮同惡音呼池大河切相息亮切溫紆運切

鄭氏曰作起也已猶甚也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呼池溫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法上也皆爲溫藉重禮也孔氏曰君子

行禮當有積漸非是徒起而致已之情皆有所由以爲始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告后稷是先告畢後祭尊也先告呼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繫牲于牢芻之三月祭前十日七日散齋三日宿齋積漸敬慎不敢逼切也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溫藉之至極也皇氏曰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須不可以偏廢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爲之文而已由始言有所先

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溫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擯於賓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瞽之步者賓士相接而後禮行瞽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恥故曰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藁

鞞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莞音官葉古老  
切鞞江八切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簞今之席也橐鞞除穗粒取稗藁爲席祭祀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簞之安而設橐

鞞之麤席皆脩古也方氏曰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本末一物追還之而已故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故曰脩凶事喪禮朝事吉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親其所進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禮有饋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脩食所以盡事生之歡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主猶賓主之主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古者今之主少則得多則感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感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孔氏曰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不為民物敬信故禮為萬物之至極也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觀物在於心心不可以無節所以節之者禮而已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能度彼者以吾有度也能量彼者以吾有量也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禮者體物以制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

亶亶匪切

鄭氏曰大事祭事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亶亶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孔氏曰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事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為夕謂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亦順天之時也天

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禘秋有嘗冬有烝此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夕月於夜明之坎此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爲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爲事下之禮此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然此皆財物之大者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爲禮者莫非財物也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者爲其足以致其義固也亶亶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馬氏曰天時雨澤君子勉勉樂之而不倦者樂其生財得以行其禮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善而誓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孔氏曰此明舉賢任能故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方氏曰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

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聚衆而誓之也澄按賢謂有德有道者衆謂有能者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占土以饗

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假音格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

名猶大也升上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謂陰陽

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行

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上文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也方氏曰告天

謂之升中因名山而升中因其高以告天也吉上下上

之吉者以爲之兆也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四

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

天下大治也馬氏曰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澄

曰因天因地言每歲圓立方澤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

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于岱宗柴望詩言陟其

高山蓋巡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

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與相接連故以在地之

人往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心中之誠于天也

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覲得在天之神來  
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饗人間之祭于郊也人之  
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  
天曰帝其實一也故此登彼降上下交相應焉本無  
彼此亦無上下姑以人目所視而言之也享帝與饗帝  
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烹以享土  
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唯能  
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升中于天  
者下地之人往與上天之神接鳳凰龜龍地之物也人  
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乎天者也饗帝

于郊者上天之神來與下地之人接風雨寒暑天之氣  
也神之造化也故其和由饗帝而致天之應乎人者也  
二者之感應各有所屬鳳凰自空中飛下人間故曰降  
龜龍自水中出至地上故曰假風雨不過多亦不太少  
故曰節當寒而寒當暑而暑故曰時此數語至精非幾  
於知道者不能及後世登封泰山承襲升中于天之說  
而誤下禪梁父承襲饗帝于郊之說而誤或以饗帝于  
郊爲兆五帝于四郊非也彼乃常祭爾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  
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



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罍音雷縣音玄分扶問切

鄭氏曰至教至德目下事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孔氏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罍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縣之罍尊在阼階堂上犧尊在西階堂上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交相應於堂下也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馬氏曰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至德之一端耳方氏曰分位定而天人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罍尊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罍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在西者陰也君位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陰道也其位

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周氏曰雷陽也牛陰也故壘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爲陽和者爲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初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壘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遽伯玉衛大夫名瑗孔氏曰拗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拗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以禮爲反本故用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以道以志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觀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觀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

者馬氏曰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枋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屬切

定丁聲切枋百彭切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

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

鬱鬯以祭於室及也主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

勉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爲

枋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枋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

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

也孔氏曰裸鬯既訖君出廟門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

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

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

於此之時夫人薦盞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

故夫人薦盞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

人薦酒。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盞薦酒之時也。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湑也。定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求而未得故於三處求之也。設祭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饌於堂爲禘。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此禘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方氏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

之事尤見其敬。制祭薦盞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羹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爲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而曰求而未之得。持疑其如此。故以蓋言之。設祭於堂言正祭之時也。爲禘乎。外。言索祭之時也。祭言其事。禘言其所謂之禘者。祝祭求神。以此

為所在之方故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四望山川既尊則明察先公之廟轉尊則神靈按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鷩冕七章饗先公熊氏曰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簇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

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如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絺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

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  
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  
哉鄭氏以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五獻爲祭四望山川誤  
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厖其牲體鬴辜  
其裸器用散其舞兵舞佾舞或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  
北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  
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  
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  
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佾舞奏大簇歌應鍾舞  
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

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  
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爛則於人漸遠故曰  
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  
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  
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  
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

與音餘內音納見  
賢通切纊音曠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  
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束帛

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  
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云見情金  
有兩義先入後設也丹漆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荆  
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蕩其餘謂九  
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執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  
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咳夏孔氏曰此明天子大  
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祭先王  
饗中之大謂祫也諸侯祫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  
然故云其王事歟三牲魚腊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  
味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四時和氣所生也  
諸侯內金以為庭實示其柔和金能從革束帛加璧者  
謂朝而行饗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  
相似尊之也龜為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  
衆物之前而為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  
在龜後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  
陳在龜後是後設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  
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  
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其餘外國無  
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寶為執則招致遠物也馬氏曰

大饗者二年一禘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袞冕饗先王則大饗爲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牛羊豕也魚腊鳧魚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爲主而曰美味味爲陰也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和氣氣爲陽也龜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下可知來物長樂陳氏曰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待使臣歌皇華以送待帥臣歌采芣以送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燕饗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新安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按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筭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享以訓恭儉其禮意上



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爲有無爵筭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之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也服器謂小歛大歛之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贈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

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爲敬祭親於廟所以爲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耳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耳馬氏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歛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禮生於仁義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孔氏曰其人即忠信之人也鄭氏曰道由也馬氏曰道之爲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彊言禮孔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禘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天之備祀天重於旅帝延平周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方氏曰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曰其義者可不重乎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它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義切倚於倚  
切朝音潮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爲跛依物爲倚至事祭時堂事儻尸也孔氏曰逮

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  
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祭子路與  
行禮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云內人於尸受  
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尸也正祭後饋尸之時事  
尸於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  
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饗晚禮畢而  
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爲故孔  
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張子曰室事  
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方氏曰君子  
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禮以敬爲上故也

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  
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唯不必合  
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此  
孔子所以善之也彊力即聘義所謂彊有力是也肅則  
不怠敬則不慢彊力動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  
故以心言之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  
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山陰陸氏曰子  
路有爲爲之也即無爲是圖速者也

右記論禮之辭凡十一節



